

迷人的旧书味

○ 刘立

自从上网淘书以来,我便乐此不疲。幸运的是,在网上买到了许多小时候读过但后来弄丢了的旧书,或是当年想买却买不到的版本。每次拆开快递、取出宝贝,总忍不住凑上去闻一闻——那股混杂着时间气息、满含木屑味儿、又掺和着纸张油墨的“旧书香”,实在叫人着迷。

相信不少书友都有类似的体验:翻开一本本泛黄的旧书,一股淡淡的、复杂的香气便会扑面而来。没有浓烈的香精味,却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甚至有人专门寻觅旧书,只为沉浸在这独特的气息里。这看似小众的迷恋,背后藏着科学原理与情感共鸣,既浪漫又有依据。

这股“旧书香”并非书籍“放久了变香”,而是纸张里的成分在悄悄“分解变身”,其中还藏着三个小秘密。

首先,香味主要来源于“纸张植物纤维的呼吸”。我们平时用的纸,大多以树木、芦苇等植物为原料,里面含有两种关键成分:一种是“纤维素”,赋予纸张韧性;另一种是“木质素”,让纸张变得硬挺。这两种成分放久了,会慢慢被空气中的氧气“分解”——纤维素释放出淡淡的干草味,木质素则分解出一种叫“香草醛”

的物质,正是我们闻到的类似木头香的来源。简单来说,旧书香其实是植物纤维“慢慢变老”时释放出的自然味道,与落叶发酵的清香有些相似。

其次,油墨也在“帮忙添香”。旧书的油墨与现代不同,过去的油墨里会添加松节油、亚麻籽油等天然成分,以帮助油墨更好地附着在纸张上。这些油类成分经年累月地挥发,不会像新书油墨那样刺鼻,反而释放出淡淡的油脂香,与纸张的纤维味混合,便成了我们熟悉的“旧书味”。

还有一个有趣的知识:有人专门研究过“旧书香”,发现不同年代的书,香味也不一样。比如19世纪的欧洲老书,因为当时的纸里添加了更多的棉花纤维,香味更加柔和;而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课本,用的是松木纸,会带着一丝淡淡的松针香。我曾特意比对过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淘来的几本七八十年代出版的旧小说,与十几年前出版的《白夜行》等旧书的味道,确实有所不同。

如今再翻看旧书时,你就知道那股香味并非“错觉”了吧?它是纸张、油墨与时间“合作”出来的味道,藏着书籍“慢慢变老”的痕迹。

慢下来,才看清方向

○ 叶正玉

28岁那年初夏,我像是走进了一片看不见边际的迷雾中。手头的工作做着做着,就失了意义,眼前的路走着走着,就分出了七八个岔口。换行业还是守原地?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每个选项都有人点头,每个选择都有人摇头。我把自己活成了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白天焦躁,夜里失眠,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乱。

一个雨夜,我在书架上胡乱摸索,指尖碰到一本薄册子——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说来惭愧,这本书买了好几年,只翻过前几页就搁下了。那晚实在无处可去,索性倚在床头随手翻开。读到一半,一行字稳稳牵住了我的目光:“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我盯着这行字,肩头仿佛被人拍了一下。原来我所有的焦虑,皆因一头栽进了“欲速”的陷阱里,急着要答案,急着做决定,急着摆脱当下的困顿,恨不得一夜之间把人生的棋盘全部下完。可越是心急,越是看不清脚下的路。我哪里是迷路,分明是走得太急了,快得看不清路边的路标。

那夜之后,我没有立刻做出什么了不起的决定,只是把那句话抄在一张小纸条上,贴在了电脑屏幕的边框

上。每次陷入“快给我一个答案”的焦躁时,我就抬头看一眼那几个字。渐渐地,我学会了慢下来。不再急着推开所有的门,而是先坐下来,想清楚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第二天清晨,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匆忙出门,而是站在窗前看了几分钟天色,雨停了,空气里有泥土和草木的气息。到办公室后,我泡了一杯茶,先花一刻钟把当天要做的事情一件件列在纸上,而不是一头扎进邮件堆里。

说起来也奇怪,当我不再急着赶路,才看清了方向。我推掉了两个看似光鲜但让我内心不安的机会,选了一条慢一些但心里踏实的路。如今再回头看那片迷雾,其实雾里一直有路,只是当年的我不肯低头看一眼。《论语》里的那行字,恰似一只手电筒,照亮了我脚下的那一步。

现在,每当有朋友说自己在人生的路口迷茫时,我都会问他一句:你翻书了吗?抛开那些所谓的成功学秘籍,翻翻那些千年前的老道理。有些道理说了一辈子,反倒忘了。但只要肯翻开书,它们就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拉你一把。

连载⑨

布衣诗人谢榛

○ 武俊岭

谢谢三位前来看我!杨继盛轻轻地说。王世贞心里疼得没法,他让谢榛扶住,一口一口地喂杨继盛米粥。继盛虽然遭受酷刑,幸好胃没受伤。因此,用了一点时间,他便把米粥喝光。

李攀龙把蚺蛇胆递向继盛,说,椒山,你用此胆泡酒服下,能够止痛的。

继盛不要,说椒山自有胆,何必用蚺胆止痛。

李攀龙再劝,继盛仍然不要,并且恶狠狠地说,干鳞,你送我蚺胆,就是看不起我椒山!

李攀龙不再坚持。谢榛把十四家诗呈上,说,椒山,狱中无聊,送你本诗选吧。

继盛接过来,闻闻墨香,说,这个不错。谢谢茂秦!

三人还想对继盛说些什么,狱卒来催促了,三位快走!时间长了,小人招待不起。

三人只好与继盛告辞。李攀龙悄悄把蚺蛇胆、衡水白干留在继盛身边。三人依依不舍地走出监狱,看看天色还早,王世贞说,茂秦,我与于鳞去找严嵩的门生王材,你去找找崔元,我们得尽快把继盛救出来。我昨天到继盛家里,看到他的妻子、儿子,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好可怜。

谢榛说,行,我马上去。

谢榛好久时间没见崔元了。见了,不免有点生分。崔元有点讽刺地说,谢大先生,这一年来,你好风光啊,听说天天都有学生前去拜访你。

谢榛笑笑,说,侯爷,我哪有你说得那么好,只是参加了一个诗社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听说你选了一本诗选,给我带来

了没有?

我出门慌慌,没带。

慌慌,往哪去了?

去看杨继盛了。

崔元脸色一变,说,茂秦,你不要接触杨继盛了。说不定,他能给你带来灾难。

噢,侯爷请细说!

你不知严嵩在皇上心中的位置,杨继盛的区区一疏,怎么能扳得倒呢?现在,严嵩对杨继盛恨之入骨。对这件事,朝廷上的聪明人都躲得远远的。你一个布衣,掺和这个干什么?

一席话,说得谢榛心里发冷。也是,自己跟着王世贞、李攀龙,到监狱里看一看杨继盛,就算是尽到朋友之义了。别的,则非自己所能做的了。杨继盛之事与卢楠之冤,是不一样的。

谢榛声音很低地说,我听侯爷的。

两人又说了一些不咸不淡的闲话,谢榛告辞。

王世贞、李攀龙来到国子监门口,问,司业王大人在不在呢?

守门人说,王大人出去一会儿了。听说今天不回监里了。

二人一琢磨,那就晚上去王大人府上拜访吧。

二人先回刑部,把手头之事处理一下。他们顾不上回家,在饭店里草草吃了一顿饭,便赶紧往王材家走去。

王材刚刚吃完饭,听说王世贞、李攀龙来访,便请至书斋,热情接待。

王材五十多岁,为人比较正直,官声一直不错。虽然与严嵩关系比较好,但好多人还是愿意与他交往。

王材得知二人造访的用意后,明确表态,说,二位放心,我尽快去拜见

严大人,让他手下留情。不就是一疏吗?文章又不能杀人,对吧?

二人站起,一迭声地表示感激。

两天之后,王材吃完晚饭,坐上轿子,往严府而来。因为是严嵩的门生,门公朝王材点点头,痛快放行。

一进严府大厅,王材便看到七八个亲信,正围着严嵩说话呢。王材一见过。

严嵩见王材有事,起身走进一间偏房。王材跟随进去。二人坐下来。严嵩说,你找我有事?

老先生,我今天为杨继盛而来。首先声明:我与杨继盛并无私交。这个人的耿直名闻天下,不能因为一纸疏文,便严刑拷打、判处死刑吧?

这厮实在可恨,把老夫贬得一无是处。

杨继盛是过分了。老先生大人大量,还请以国家为重。还有,也得考虑天下后世的评说。

严嵩捋捋胡子,轻轻叹息,说,老夫也不愿杀人。我当首辅这么多年,杀过一个人吗?

王材心里一笑,心想这正是此老手段高明之处,凡有所杀,都是假皇上之手。但是,这一点怎敢说破。王材没有忘记此来的目的,不能辜负王世贞、李攀龙的嘱托。

于是,王材说,老先生宅心仁厚,这次也请高抬贵手吧!

严嵩笑笑,看着王材说,你是我的人,都跑来求情了。这个面子,我得给你。但是,我得在卜问神灵之后,才能决定是否上奏保救。

王材一听,立即喜惧交并:喜则严嵩答应了自己的请求,惧则严嵩常年与道士混在一起,遇事占卜问卦,神

秘莫测。他本想对占卜一事进行规劝,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没有说出口来。

王材告辞。离开严府,王材便让轿夫向王世贞家赶去。

王世贞见王材亲自登门,比较激动,说,王大人有事传唤我就是了。

王材说,不是,事情紧急,我还是来找你吧。随即,便把拜访严嵩的经过细细复述一遍。

王世贞一听,忧心上来,说,这怎么办呢?

王材说,先别担忧!你去找徐阶,他是杨继盛的老师,于公于私都不能袖手旁观。

也是。第二天,王世贞拉上李攀龙,直接到礼部衙门拜见徐阶。

徐阶面白少须,为人机智。庚戌之变时,俺达兵兵临城下,派使求贡。皇上召集大臣商讨如何应对。严嵩说,这是礼部的事,应该由徐尚书定夺。

徐阶立即对皇上说,事虽在臣,但敌军驻在城郊,不比平时,还得请皇上主张。

严嵩把球推给徐阶,徐阶则一下子又推给皇上。严嵩不得不佩服,徐阶此人不可小觑。

徐阶听了二人的请求,说,我何尝不想救椒山,但皇上心思难测,稍有不慎,将会有所株连。因此,我现在一筹莫展。

王世贞相信徐阶对继盛的感情是真摯的,便说,徐大人见机行事,尽量救援吧。您不知,椒山快被打死了。说完,世贞的眼泪下来了。

(未完待续)